

茶砖曾是连接中俄的“硬通货”

在今年10月召开的喀山金砖峰会期间,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提到了连通两国的“万里茶道”——17世纪末开始,随着俄罗斯市场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以及中俄茶叶贸易的兴盛,中国商人贯通了一条茶叶贸易之路,这条通道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、北达俄罗斯圣彼得堡,全长超1.3万公里。茶饮曾经只是俄国极少数贵族才能享受的“特供”,随着两国边贸活动的发展,俄方来华建厂、学习中国成熟的制茶技术,这一局面渐渐才发生改变。

曾经的俄罗斯“贵族特饮”

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,在全球茶叶贸易市场上更是长年“一家独大”,其国际垄断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。为了便于长途运输,茶商把茶叶“高度浓缩”,制成茶砖。

据史料记载,中国的茶叶在17世纪被引入沙皇俄国,此后成为王公贵族最为青睐的饮品之一。早期中俄的茶叶贸易体量很小,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。据记载,俄国的商队从中国出境后将货品运往莫斯科,耗时约16个月,若是旅途不顺,走上两三年也有可能。

由于驼队载货量有限,物流成本高昂,当时茶叶在俄国是贵族饮品,1735年每磅茶叶价值15卢布(当时的卢布含银量较高)。

俄国人在华建厂“造砖”

18世纪,中俄两国民间热衷边贸活动,今俄罗斯边境城市恰克图就是当时贸易活动

的中心之一。在这个“大卖场”中,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,不需要货币,俄方商人用品质上乘的动物皮毛换取中国茶叶。值得一提的是,由于双方的商品都具有一定“时令性”,恰克图还是一个天然的“期货市场”,诞生过很多能人的商业传奇。

比金银更值钱的“硬通货”

几百年来,中国的茶砖通过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运往中亚地区,之后进入中东乃至欧洲。由于茶砖既能当食物、饮品,又能入药,兼具流通性和稀缺性,它们顺利成章成了商贸活动中的一般等价物,是能当货币使用的“硬通货”,特别受到游牧民族的喜爱。

出于其“金融属性”,人们在生产茶砖时往往遵照严格的标准生产,通常来说,一块茶砖的重量就是1.2公斤。

(摘自《环球时报》11.6 刘皓然/文)



侵华日军对军用动物的“精神总动员”

军人待遇的军用动物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军政当局抓住一切机会为侵略造势,进行战争动员,组织民众为“出征”的日军举行“声势浩大”的“壮行”活动便是最常见的做法。这种做法也被用到了军用动物身上。军方向民间征用军用动物时,与召集老百姓入伍一样,用红色纸张印制“召集令”送达其主人。与马匹属于依法“征用”不同,鸽与犬名义上是民众自愿“献纳”给政府,但一旦被军方看中,也不得不“应召”。

动物的主人一旦收到“召集令”,就必须按时带其入伍,与自己应召入伍具有同样的荣誉。不仅动物的主人引以为傲,就像家中有人入伍一样,相关协会与同街道或同村也作为喜事祝贺。

去军队报到的那天,相关机构的代表与左邻右舍会举着太阳旗、旗幡夹道欢送,有关代表还给动物围、戴上“千人针”,“千人针”是块布片,上

面有1000个女性用红线各自缝的1个节结,往往形成文字或图案,在日本习俗中被视为护身符,穿戴在身能刀枪不入,专门用以赠送给出征的军人。

日军在侵略东北过程中大量使用的军马、军犬、军鸽在实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,在军方的授意下,媒体对其“功劳”进行了大肆报道,借此进行战争动员。1933年起,给“立功”的军用动物颁发“大臣勋章”成为制度,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。

对于军用动物,民众还寄赠慰问信、慰问袋、“爱马糖”(黑方块糖,掺入了马爱吃的胡萝卜)。

以上活动都是借机为侵略战争造势。为军用动物“壮行”,当然是对牛弹琴,但能充分刺激全社会支持战争的热情,进一步调动民间驯养军用动物的积极性。

1938年10月,陆军省选出71匹“功绩”显著的军马表彰,它们大多是在日军的过度使役下轻伤未下火线、重伤坚持完成任务的,也有一些是被视作冒死或舍命救主的。

日本皇室的北白川宫永久王(1940年死于张家口)与日本军方邦寿王的坐骑、“华中

方面军”司令松井石根(南京大屠杀的元凶)进入南京时的坐骑都得到过功勋章。

对军犬的授勋,始于1933年7月,至1944年4月最后一次表彰,共计约有100头军犬在传令、攻击、守护、巡逻、放哨、侦察、搜索、看护等方面“立功”而获得表彰。

获得表彰的军鸽,则是因为在危急情况下冒险或带伤或舍命送达重要消息的军鸽。

每当表彰军用动物时,军方都给媒体提供材料。媒体据此大量报道,宣传其“动人事迹”。这至少能达到以下目的:一是使得军民深信,凡是精忠报国的,不管是人还是动物,都能获得无上的奖赏与荣誉;二是对军民有激励作用,因为连动物都能“精忠报国”,“立功”获得勋章,身为“皇军”“皇民”当然不能输给动物。

(摘自《军马、军鸽与军犬:日本侵华战争与军用动物》许金生/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)

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挑战

近日,由日本政府授权组建的“防卫能力强化咨询会议”专家小组向防卫省提交报告,建议启动新一代潜艇建造工作,并在动力系统选择上“打破传统”。日本舆论普遍认为,报告提及的“新型动力系统”可能包含小型核反应堆,这一动向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推动核能军事化应用的讨论。

该报告作为日本军事领

域的长期战略建议,其影响力源于专家小组的特殊构成。小组成员涵盖日本前防卫大臣、防卫界和军工产业界重要人士,他们的结论对日本防卫省的长期决策具有指导意义。

报告指出,潜艇是未来提升战略威慑力的关键装备,强调日本新一代潜艇需配备垂直发射系统、搭载远程导弹,具备远距离、长时间机动和潜航能力。在动力系统方

面,建议政府对包括核动力在内的新型技术开展评估研究。

事实上,日本政府早在2001年就曾考虑建造核潜艇,但因法律限制、制造成本等问题,相关计划被搁置。此次通过专家小组释放相关信息,意在试探国内外舆论的接受度。

从技术层面来看,日本新一代潜艇的能力升级聚焦两个方向。

其一是动力系统革新。目前,日本主力潜艇在动力和续航方面存在局限。亲潮级采用传统柴电动力,需在水面或通气状态下燃烧柴油发电储能,水下航行依赖蓄电池,续航能力有限;苍龙级和大鲸级虽搭载AIP动力系统,通过液氧助燃柴油发电驱动电池,可将水下续航时间延长至约3周,但难以实现高速机动。相比之下,核动力潜艇优势显著,可实现数月水下续航和超过10万千米航程,具备全球巡航和长期水下作战能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近年来日本在武器装备领域动作频频,从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、研发多种无人作战平台、建造新型“宙斯盾”驱逐舰,到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研发和12式反舰导弹远程化升级,如今进一步将触角延伸至水下作战领域,甚至触及核能军事化应用。这些动向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挑战,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警惕。

(摘自《中国国防报》子歌/文)

韩媒称台军“草莓兵” 岛内舆论:“讲出实话”

韩媒日前刊文称,台湾军队纪律松懈,武器装备过时,防御体系极为脆弱。岛内舆论直言,韩媒“讲出了实话”。

文章称,台湾缺乏军事实力,自21世纪初以来,中国大陆快速成长的经济实力让台湾的武器采购变得困难重重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台湾的军事系统已严重过时,像台陆军炮兵的主要武器是M114和M101牵引榴弹炮,历史可追溯至二战时期。

报道称,台军除了缺乏武器,大多数士兵的素质也非常糟糕。该报道作者、“韩国防卫网”主任李日宇还提及,今年7月举行的“汉光”演习便清楚暴露出台军“草莓兵”的不佳表现。台湾当局公布了一段“精锐预备役军人”进行城市作战训练的视频,当中大多数人的握枪和开枪动作不够标准,他们在周边防御、隐蔽和掩护方面的熟练程度也严重不足。

针对上述报道,台“国防部长”顾立雄辩解称,台军方按照“四大面向”陆续筹购新式装备,交运到位后,就会陆续淘汰旧式武器,提升联合作战能力。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,台退役少将栗正杰表示,他年轻时,5000米18分钟之内跑完是100分,21分钟及格,那时他们可以在18分钟内跑完5000米,而现在新兵体能测验已经减到3000米都不跑了。

栗正杰同时承认,现在台军很多武器装备确实是二战时期的,“所以不要怪韩国说我们武器装备落后,都是‘草莓兵’”,我们自己要去面对这些事实”。

此前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在2021年也曾刊文质疑台军

战斗力,称台军缺乏训练、士气低落。2023年,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,台陆军有不少装备相对“过时”。今年8月,美国《外交》杂志刊文称,台湾社会尚未做好战争准备,台军“汉光”演习更像一场“表演”。有媒体称,虽然台当局不断加大对美军购,但买来的都是“古董武器”,还存在延交问题。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统计,截至2025年6月,美国尚未交付台湾的武器价值,总额超过200亿美元。

据台媒报道,在台军训练时有不少“奇观”:练习站立军姿时,教官在太阳底下站着暴晒,士兵却整整齐齐在帐篷下“躲阴凉”;练习打靶时,士兵趴在柔软的垫子上,头上有大型遮阳伞防晒,旁边是服务到位的训导员。台媒称,这根本不是打靶训练,简直是“贵宾式服务”。此外,海军训练一般是在海上,但台军可能担心海浪造成安全问题,于是把训练场地搬到室内游泳池。

有台湾青年表示,在2025年台军演习中,因高温中暑的士兵人数创纪录,暴露出台军体能与意志的双重短板。民进党当局也陷入“新兵征不够,老兵留不住”的窘境,根源在于其“以武拒统”政策不得人心。不少人表示,如今岛内年轻人普遍存在“不愿意替‘台独’送死”的心理。当前两岸局势日益紧张,解放军常态化演训形成威慑力,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清醒认识到“台独”意味着战争,认为两岸血脉相连,早日团圆才是正道。

还有岛内民众表示,台湾民众不愿意当兵,实际上是不愿意当“台独”炮灰。

(摘自《环球时报》)

日本媒体称,该国在核潜艇相关领域拥有一定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。在核能领域,日本通过民用核反应堆回收和海外采购,已储备47吨分离钚。在船舶制造领域,日本具备建造千吨级潜艇的能力。在武器系统领域,日本正推进射程1000千米的12式反舰导弹潜射版本和垂直发射系统研发。不过,日本发展核潜艇仍面临法律和舆论等方面的制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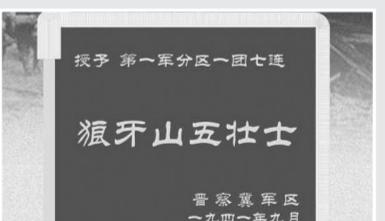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《原子能基本法》明确规定核能仅限和平用途,战后确立的“禁止核能军事化”政策框架,对日本政府决策方向和公众认知影响较大。即便专家小组呼吁打破惯例,相关政策的实质性调整短期内也难以实现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近年来日本在武器装备领域动作频频,从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、研发多种无人作战平台、建造新型“宙斯盾”驱逐舰,到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研发和12式反舰导弹远程化升级,如今进一步将触角延伸至水下作战领域,甚至触及核能军事化应用。这些动向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挑战,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警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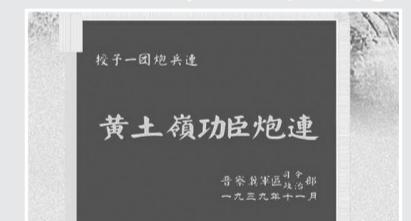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中国国防报》子歌/文)

80面受阅战旗背后的铁血与荣光

海报组图连载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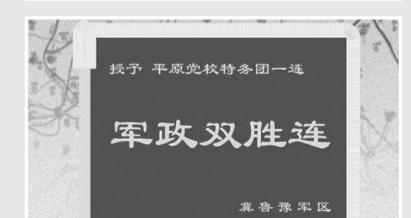
1941年9月,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7连担负掩护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任务,为争取更多转移时间,负责阻击和牵制日军的6名战士,将敌人引上绝路猛牙山棋盘坨,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,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宁死不屈,英勇牺牲。战后,晋察冀军区授予该连“猛牙山五壮士”荣誉称号。



1941年11月,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1连参加黄土岭战斗,1团长陈正湘观察判断黄土岭东侧一独立小院为日军指挥所,随即命令炮兵连追击炮射击,当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,创造了抗战时期我军击毙日军最高将领纪录。战后,晋察冀军区授予该连“黄土岭功臣炮连”荣誉称号。



红军第25军225团8连,前身为1929年创建于鄂豫皖苏区的陕南红74师一部,红25军奉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后,8连随先遣队奔赴抗日前线,在途中遭遇阻击时杀入守军阵地,历经艰苦卓绝战斗,缴获大量枪械武器,为打开北上抗日通道作出突出贡献。1934年12月,红军第25军授予该连“北上抗日先锋连”荣誉称号。



1945年1月,平原党校特务团1连随参团参加清剿,在修武县以东木村岭伏击日伪军,经过短兵相接、勇猛拼杀,最终歼敌大部。战斗结束后,连队坚决执行俘虏政策和缴获归公纪律,成功阻止8名日军俘虏自杀,并将缴获武器弹药全部上交,为此,冀鲁豫军区授予该连“军政双胜连”荣誉称号。